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閔玉叔

閔燕奇，字玉叔，閔之汀州人。其母夢玉燕投懷而生，故自幼呼曰「燕兒」。及長，美丰儀，性殊倜儻，喜交遊。讀書甚聰敏，年未弱冠，已入邑庠。偶閱謝清高《海錄》，躍然起曰：「海外必多奇境，願一覽其風景，以擴見聞。」自是遇里中人由海上歸者，必詢其行程，詳其風土。里人又誇述瑰異，粉飾其詞，生聽之，輒為神往。偶值秋試下第，僚無聊，同試士子有回台島者，勸生偕行，曰：「何不訪求紅毛赤嵌之古蹟，搜輯鹿耳鯤身之遺蹤，一豁襟抱乎？」生本有乘槎想，欣然曰：「乘風破浪，固素志也。」遂與同往。不意舟甫出洋，颶風雨大作，檣折帆摧，簸蕩莫定，經三晝夜，擱於一荒島。舟師考諸圖經，莫知其處。蓋向來所未載也。舟中諸人瞑眩已久，至此方慶更生。食後，相約登岸。行二三里許，杳不見一人。途逕犖確，林樹蔽虧，以遠鏡踞高窺之，並無廬舍。正疑訝間，島忽移動。頃之，其行漸速，奔濤駭浪，去若激箭。生神魂飛越，罔知所以，但蟄伏於巨石下，耳畔惟聞風雜杳聲。久之寂然，啟眸四顧，船人俱杳，惟海水渺茫，與長天而一色。腹中饑腸雷鳴，無所得食。強起覓逕而行，徘徊眺望，步步淒惻，自分葬身於異域。夕陽欲下，見塢中縷縷有炊煙起，急奔赴之，則茅屋數椽，鱗次櫛比，人家三五，零星雜居。前往叩扉。有童子出應，膚黑髮鬢，其狀如鬼；語又啁啾不可辨。生見之，大驚卻步，童亦返身入內。須臾，一嫗扶杖而出，雞皮鶴髮，若六七十許歲人，口操中原南方音，問：「何以得至此間，殆航海失事耶？」生應曰：「然。」一語未畢，淚隨聲墮。嫗曰：「既已飄流至此，請即入室小憩。」導生登中堂，居客座。嫗即跌坐於臨窗白木榻上，詢生何處人、並姓名年齒。生俱以告。嫗自述：「南宋之末，天下大亂，由杭州避居溫郡，繼渡海而南，從閩抵粵。崖州之難，知事不可為，全家入海，任船所之，匝月始得泊此。舟中固攜有穀蔬諸種，力耕自食。久之，諸人皆物故，惟老身與一女一孫僅存。今彼二人往山市場鬻米粟去矣，計程半月可旋。君盍居此待之？」又指童子謂生曰：「此巫來由種類，從檳榔嶼飄至此間，屈指計之，亦將百年，彼喜操方言，尚未能通華語也。」山中晨夕三餐，皆供白粲，並無肴饌可供下箸。屋後有二酒窖，酒自石隙出，涓涓不絕，下注缸中，從無盈溢時；惟有紅白二色，紅者為百花釀，白者為五穀漿，味俱甘芳醇厚，多飲亦無醉意，但覺倦微欲眠耳。山中四時皆如春日，芳樹成陰，雜花鬥妍，翠鳥千百，飛鳴枝幹間，從未見有開落榮謝時。生居餘日，了無所事，頓覺塵慮胥捐，俗氣盡滌。

一日，方閒步後園，忽聞前庭有笑語聲，出視之，則見一女子，年二十許，雲鬢霧，綽約可憐；一童子僅四五歲許，眉目清晰，美秀而文。庭中雜置兔鹿雉之屬。嫗謂二人曰：「有遠客在此，盍招來相見？」覲面問訊，始知女姓謝，字芳蕤；童子名璧，字珩伯。知生為秀才，競來問字，或詰以四書五經中難義，賞奇析疑，辨論百出。生有時默寫經書中語與之觀，輒笑其謬誤。或及詩詞，則唐宋諸大家作，皆能背誦如流。生偶及元明詩人，則不能答。山中無紙筆，削木為管，摘葉代箋，互相吟詠，亦復不俗。女工韻語，所著有《望月亭稿》，其紀日或曰「哉生明」，或曰「旁死霸」，或曰「」，或曰「望」，或曰上下弦，或曰「晦」。生問「何以紀此？豈欲以此測天乎？」女曰：「山中無日月，以此代歷耳。」生問：「所讀之書，何以與中土今日稍有異同？」女曰：「少時授自父師，亦不自知其故。」生因問：「自泛舟來此，亦攜書籍乎？」女曰：「有之。今尚藏於石室。」爰導生往觀，則皆北宋精本，緗帙牙籤，若手未觸。生於是每日賦閒，輒往誦讀。

偶晨起聞海畔耶許聲，履出視，但見小艇數艘，中儲穀蔬，操舟者多黑人，暗生衣冠殊異，群圍觀之，或有招生入舟者。生正欲覓女，而女適至，謂生曰：「今日為趁墟之期，歲凡四次。往返多或半月，少或一日，俱以穀果菜蔬易野味供烹飪，或得寶物，則易金錢。客囊若富，則遠買異洲，往往不復再返。余自經喪亂，視金銀如糞土，但求果腹，不作他想。」

生因歎其賢。遂與女登舟共往。雲水蒼茫，煙波浩淼，幾莫能窮其所向。旋見海中現長堤一線，女指之曰：「至矣。」既傍堤岸，捨舟而車，生與女同車共載。馬甚神駿不凡，竹披耳峻，風入蹄輕，躡電追，頃刻已抵墟市。市場周圍約數里，各國之人麀至，虬髯俠客，碧眼賈胡，無不出其中。亦有金衣公子，挾彈尋歡；玉貌佳人，當壚釵笑。生如行山陰道上，目不給賞。女笑謂生曰：「此亦足為君生平大觀矣。」引生斜趨捷徑，拾級登一高阜。是阜名曰寶山，凡遇有緣者，輒掘地得寶物，火齊、木難、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俯拾即是。女覓得一圓石，蹲伏若獅，以纖足躡之，語生曰：「掘之。」甫及寸許，即得一玉，五色俱備，上刻人物花卉，工細罕匹。又命生轉圓石，於石下得明珠百顆，金鋼石一顆。女曰：「足矣。即此已富堪敵國。」生入市售其珠，僅四之一，已得金錢數百枚。將歸，忽遇一當壚女子，似曾相識，手招入室，問生曰：「君何為來此？」生詢其姓氏。女子笑曰：「儂即驚江之阿美也。曩於鼓浪嶼中邂逅，我子曾謀一夕歡，詎忘之耶？」生恍惚前事，轉邀女共入，則女已他去，追之，竟杳。生惶遽之情可掬。忽見前舟子於於而來，急詢女所在。曰：「已登舟矣。俟君至然後解纜，無恐也。君今富矣，盍以一樽酒為我洗塵？」遂入共酌。生解囊出金錢數之，阿美以目視生，俯耳囑生曰：「此篙工非善良者，君宜留意。否則有性命憂。」語未畢，舟子已攫金錢入手，曰：「為君代儲之囊。」出肆，生索金錢。舟子怒呵之，曰：「些子阿堵物，能值許事？何嘵嘵爾乃公為！」遽探懷出銅錢一串，鏗然擲於地，掉臂竟去。生憚其勢橫，懲己力孤，默置弗校。欲往尋女，莫知適從，躑躅道旁，進退維谷。瞥見長鬚奴控一騎至，向生曰：「謝芳蕤何處不覓君，乃在此耶？請急發！」疾馳三里許，抵一大院，高閣廣廈，霧閣雲窗，備極軒敞；四週皆小室，環以回欄，一院凡室三十有六。奴指謂生：「第九室為生下榻地，第十室乃芳蕤所居也。銅環既叩，雙扉遽辟，一女子出迎，玉潤花嫣，丰姿秀麗，綉衽致詞，詢生來意。生因白芳蕤遣騎相召，故爾至此，兼述中途相失之故。女曰：「芳蕤儂舊時東鄰姊妹行也。是室為渠入市憩息之所，君少待之，渠必自至。」闔扉遽入。生視室中陳設清雅，古鼎香爐，位置精潔，窗明几淨，不著纖塵。辰午西三時有饋餐者自外至，烹調甘美。居一日，女杳不至。日夕與鄰女閒話，始知女姓麥，名，粵東人，而產於燕北。其母為西人外婦。幼時從母出洋，曾居日東學歌曲、習琵琶，能效天魔舞，身輕，人戲呼之為「飛燕後身」，因字燕嬌。

及旋中土，舟覆遇拯，輾轉至此。初與芳蕤同居一村，女紅之暇，授以詩詞。女為易其字曰「亞蘭」，謂之曰：「妹後日回華，如尚念我，可寫妙法蓮花經千卷，投之洪波，我自能得。即此所以報也。」數月前，女忽令亞蘭寄居於此，曰：「汝意中人不日將至，從此當再履塵世，以了前緣。」逮生來，始知女言有因，但不解從何撮合，以此身將屬於生，舉動之際，悉以禮自持，從無一褻狎語。生亦敬憚之，弗敢犯。一夕，忽有偉丈夫排闥直入，曰：「奉氤氳使者命，送汝二人歸家。」即乘以車，揚鞭捷駛。俄聞雞犬聲，燈火萬家，已在漳州城外。

初生之應試榕城也，寓齋無事，生友戲以前人詩語卜生之獲雋與否，偶得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」二句，不解所謂。及歸，生妻已沒，其言乃驗。